

冬去山明水秀,春来鸟语花香。2023年开始,六安市作家协会与皖西日报社联合开辟《渭河》文学专刊,由中国·月亮湾作家村协办。

初心耕耘春夏秋冬著四季文章,勇毅前行山水岗湾书六地辉煌。《渭河》专刊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考察六安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铸

听着乡音慢慢老

丁迎新

老.和以前一样,老陈劝儿子安心工作,不用操心自己能照料自己的父母。也一樣熊了儿子,别跟老子说普通话,从你那,我要听的是家乡的方言。类似的情况,对远在国外的小儿子同样不可避免,平时你说什么语言管不着,跟老陈通话时必须要说中国话家乡话,那是根,到哪都不能丢。

早就是国外一家大学教授的小儿子更有意思,娶的是外国姑娘,生的娃也只会说洋话,自己有空就在网上找家乡庐剧和黄梅戏看,边看边复习乡音。老陈有硬性要求呀,你要是连家乡话都忘了,一是别回来,二是别打电话给我,指望我和你妈去你那居住生活更是没影的事。两个儿子都在争取父母到自己跟前养老,哪敢懈怠,当工作一样努力,隔三间四主动找父母在电话中聊,嘴上不断地说才不会忘。

转过山角的一棵树上,一阵凄惨的鸟叫扑面而来,老陈站住脚仔细地找。看见了,绿叶缝隙里有个窝,一只还没长完好的小鸟半藏在窝里,头伸出窝外,向着四周没命地叫。它父母哪去啦?不会是遭遇什么不测了吧?小鸟饿久了,

孤单久了,没法飞,只好凄凉地叫。

它说的是不是土话?其他种类的鸟应该是听不懂的,听不懂,也就没办法帮它。唉!小可怜.树太高了,我老头子也帮不上你呀,但愿你父母能平安回来,早早地回来。我陪你一会吧。

到家了,背上的布袋只装了一小半,比以往越来越少。游客的自觉性大有好转,再这样下去,我这个义务清洁工只怕要失业了。几个塑料罐堆到屋后角的篱里,攒满了一起卖,垃圾扔到垃圾箱,布袋抖抖干净,和折叠铁夹一道挂到门口,明天早上再用。

刚坐下喝口茶,本村的邱老师进了门,张嘴就喊陈老师好。如今,还叫陈老师老师的,恐怕只有喜欢写文章的邱老师了。为写万佛湖的过去和现在,没少从老陈这找素材,谁叫老陈是见证人呢。见证参与了龙河口水库筑坝蓄水的过程,当过民办教师,喜欢读书,古今书都读,包括地方史志,肚子里货不少,是邱老师写文章必不可少的人。

又寻宝来了?老陈开玩笑。那是,您肚子里有矿呀,不用可惜了。老陈

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实现我市绿色发展跨越赶超、建设幸福和谐生态六安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围绕全市宣传工作会议部署,依托党媒党刊主阵地,培养地方文艺人才,搭建交流平台,展示文艺精品,积极推动我市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

好时代好风光处处有好人好事,新征程新气象天清新曲新歌。我们红色皖西,山水壮丽,人杰地灵,历史厚重,前程远大。我市作家一如既往地紧跟时代步伐,深入生活,融入生活,突出“三贴近”,增强“四力”,不断提高为人民而做、为时代而歌的本领素养,用情用力讲好六安故事,积极主动向外界推介六安,展现美好的六安形象、六安气派、六安风范,为六安文艺的繁荣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为建设和谐幸福生态六安不懈努力!

喜欢好上进的邱老师,有求必应,为帮助他写作,还介绍他与两个儿子建立了联系。哈哈!已经让你开采得差不多了,你看,肚子瘪了。

那今天不采矿了。受您儿子的委托,得当一回您的老师,教您两样事。老陈这才发现邱老师是拎着两样东西进来的。一一打开,有价格不便宜的智能手机,有几个是监控探头,买手机也就罢了,要监控探头干么?不用问,邱老师边忙边主动交待。您儿子说了,要为您装上微信,以后直接视频通话,能听见也能看见您。这探头屋里屋外都装上,随时掌握您的安全,还能听到您和人说活,等于人在家中,不愁忘了乡音。

陈乐了,儿子倒是有心。不行,下一步还得施加压力,对两个儿子进行考试,谁赢了,以后可以考虑到谁那过。心里刚欣喜了一小会,又迅速悲感上了。

唉!还是不糊弄他们吧,这辈子哪也不去了,就陪着这万佛湖,听着乡音慢慢老。带着乡音入土,生我养我的土,乡音如果是种子,要生根发芽才好。欣慰的是,大儿子志在军旅,做到了忠爱家国;小儿子学业事业有成,但身在国外,得想办法鼓动他回来。

陈老师,装好了,我来教您怎么用。好呢,我老头子也得跟上新时代呀,哈哈!

法。经历大山大川、萍飘浪走之后,好高骛远的念头一天天变淡,思想慢慢倾向于细小的事物,小镇、小村、小河、小树,甚至小戏小品、小商小贩、小猫小狗。

唉!一个地方,其实是爱那个地方的人。市井之中总能找到与自己志趣相投者,一来二往,熟悉了,熟稔了,渐成知己。一次去拜访一座古镇,快接近时,天降大雪,公共汽车无法行进,众人只得弃车步行。路过电话亭,给朋友打电话,他听了很激动,早早地在路边候着。

手机微信的时代,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短。再次去那个小镇,一通微信后,朋友等候的地点,由路边变成饭馆。

有些镇子藏得很深。徽州的大山里,山重水复,鸟道羊肠,前面仿佛无路可走。可转过山嘴,舟楫纵横,鸡犬相闻,江村渔市,数缕炊烟。在徽州的一个小镇上,当地人告诉我,从那里出发,经“徽杭古道”,可以一步一步走到杭州。

那是一条探险之路、梦想之路。当年许多十三、四岁的徽州小伙子,背着桐油、蚕丝、茶叶、药材,怀揣烤得坚硬的“苞萝粿”,一步一回头,行走在这条商道上,家乡渐渐远去,身后爹娘相望。若干年后,他们有的衣锦还乡,有的再也没能回来。

流过血汗的小镇是座宝藏。哪座镇子流过的血汗多,它的土地就会更肥沃,故事也会更感人。

拜访小镇的过程,是探寻历史和收集故事的过程。一座座小镇的青春、爱情、沧桑、憧憬背在肩上,让我感受到时光的重量、人世的厚度,也让我加快了行走的速度。

我喜爱荷,喜欢在烟雨朦胧的傍晚赏荷,更喜欢与荷一样的他在月下赏荷,静寂的小路,平仄婉转,蛙鼓蝉鸣,甚至不用言语,都有彼此抬眸的灵犀。深绿的情意,让人久久凝望回眸。多年之后的夏天,我与他去北京游玩。在圆明园废墟旁边的一座拱桥上沐着夏风,呼吸氤氲的荷香,享受着荷的“冰肌玉骨,清凉无汗”,沉醉在一片绿意里,静在一朵莲的语境里,吸进幽室,沁入心脾,淡淡的清香像似鼻翼里一曲高山流水的潺潺琴音,让人浑身上下都流淌着荷的清爽,惬意而悠闲。远望水面的他,感叹地说:“再华丽的城堡都有倒塌的时候,也只有这湖里的荷了,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只要莲子在,荷叶与荷花永远都并蒂而生,不离不弃。”忽然,他动情地握住我的手说:“你愿做我的荷花,永远的荷花吗?”我笑了,娇艳的莲瓣悄然美丽了整个盛夏。同年底,他荣升为我的先生。

是的,亭亭的荷花没有碧翠的绿伞就失去了鲜活,偌大的翠盖没有荷花的点缀也暗失生机。出尘的荷啊,静静地享受着夏雨敲打的清幽,或抑或弹,不紧不慢,两两相望,这是荷的境界,也是我修行的方向,我愿用一生去努力,碾碎自己探进绿荷,探进红莲,探进埋没千年依旧能萌芽的莲子,那里有我一半的血脉,一半的筋骨,半生的摇曳。

我喜爱荷,不仅喜爱她“出淤泥而不染,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更多的是红花与绿叶的坦荡与相望。我曾无数次地问自己,对荷的喜爱是一种情怀还是日久生情,是周敦颐的《爱莲说》,还是《西洲曲》的萦心萦魂、千年不绝的吟唱?也许是,也许都不是,幽幽初心,只能被星光微照,被蛙声拉长,唯有荷能“惊起一滩鸥鹭”,融入栖息暮归的诗情。喜爱,源是一种初心,一种情愫,一种力量,一种更为向上的纯洁与静美。

孤零零的样子,专心而无助今天早晨,礼堂屋顶上空空荡荡的那只鸽子飞走了,屋顶青瓦上有一层薄薄的霜,昨天也下霜了但昨天,我只看见了那只鸽子



本版责任编辑：宋金婷

又是一年腊八节

俞亮

似乎是转眼之间,就到了腊八节,又到了一年的年末。为了让每一个节日都充满仪式感,也寄托我浪漫的情愫和小小的心愿,每年的腊八节,我都会亲手煮一锅浓稠的腊八粥,来表达对家人那份浓浓的爱。

记得小时候,一年到头忙碌的妈妈总不忘在腊月初八这天煮腊八粥给我们吃。那时,因为生活的拮据和清贫,勉强强才能凑够几样食材,腊八粥不免显得单调且清淡,不过在儿时的我心中,依然是粥浓滋味长。毕竟过了腊八就是年,对于新年的企盼是每个孩子心头最热切的甜蜜。

有一年的腊八节,我却因为生病而食不甘味,整日蜷缩在奶奶的怀抱里昏昏沉沉。那天傍晚,隔壁的大妈听说我生病了,特意送来她精心烹调的腊八粥。我看着大妈送来的那碗内容丰富、色泽饱满的腊八粥,心里想,这肯定是人间美味!然而因为生病,舌苔厚腻,尝了几口却吃不出任何滋味,满满都是苦和涩。奶奶亲着我的脸颊,心疼地抱紧了我,喃喃低语:“这么好吃的腊八粥你都不想吃呀!依稀感觉,我的脸上有奶奶温热的泪。如今,奶奶和大妈早已不在人世,每年的腊八节,那碗满载着亲情的腊八粥依然时常默忆起。

刚结婚那几年的腊八节,每次和老公回老家,婆婆总是煮一大锅色泽鲜亮而浓稠的腊八粥,兄弟姐妹们围坐在一起,吃着聊着,家长里短,不亦乐乎!腊八粥里饱含着绵绵的亲情。走的时候,婆婆总不忘为我们装一大盒带回。

后来,我也学会了熬腊八粥,放入各种豆类、干果等,当然还有亲手腌制的香气浓郁的腊肉,慢慢地烹煮,精心地熬制,每一种食材都饱含着我的一片心意,每一次用心的熬煮,都蕴含着我对家人、朋友和亲友满满的爱与祝福!当我把这饱含着浓情蜜意的粥分送给亲人、朋友们品尝时,我的内心便充盈着喜悦和幸福!

如今,婆婆身体不便,再也不能为我们煮腊八粥了,母亲也很少煮腊八粥了,每年的腊八前夕,婆婆总是喃喃低语:又到腊八节了!我知道,她在想念腊八粥的味道,更想念那久远的岁月吧!这时,我便当仁不让地充当那个煮腊八粥的人了。早早地泡好各种豆子,准备好各种食材,紧紧熬煮,几个小时后,当汤汁浓稠之时,加入炒好的花生和腊肉丁,一锅香气扑鼻的腊八粥便正式熬制成功。每当这时,婆婆端起这碗色香味俱全的腊八粥,总是容光焕发,笑容满面。我想,她一定又忆起过去的时光了!我也不忘给爸妈送去一份做女儿的特别心意!

腊八节,在我眼里,不仅仅是忆苦思甜,更是一份心意,一份祝福,一份传承!一份对过往岁月的美好回忆!

想到此,我又惆怅了!我的女儿远在千里之外的他乡,是个让我为之骄傲的女儿,她生活忙碌勤奋,工作风风火火,同时也是个时尚而有个性的女孩,她喜欢大都市的繁华,喜欢各地特色美食……然而,我想,当我年老体衰之时,她能为我烹煮一碗我爱吃的腊八粥吗?

我心里顿时滑过一丝莫名的不安和爱落。然而,只一瞬间,我便又释然了。我坚信,她一定能!

去年元旦,我和她爸一起去深圳,她每天带着我们吃各种美食,带我们四处游玩,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们,我们感动着来自女儿的那份满满的宠溺。

有女若此,夫复何求!我的心中满满甜蜜,就像刚吃了一碗浓稠的腊八粥,心里暖融融的。我想,所谓的腊八节就是一种传承,一种爱的延续,爱的延伸!



每座小镇,都是城市的童年。

小的东西,往往可爱。一座座朝向不同、风格迥异的小镇子,星罗棋布于大地之上。行走其间,总能感到浓烈的自然、市井气息。

古树、古桥、古店,往往是某个小镇鲜明的标识。远远望见一片房子,头上天蓝如海,四周杨柳菜花,街上行人隐隐绰绰,叫卖之声不时传来,一座小镇子,就近在眼前了。

沈从文笔下的茶峒小镇,美得像山水画。可他却在另一篇文章《街》中写道,“各个人家门里,皆飞出一群鸡,跑出一些小猪,男女小孩站在门限上撒尿,妇人提着水桶到街市尽头提水。”这样的镇子,尽管脾气升腾,但喧哗、杂乱,没有章法,未必适宜人居。

爱,在荷的清香里

周锦玉

爱,大抵有两种方式:一种一见钟情,一种日久生情。而我对荷的爱基于这两种方式又不同于这两种方式。我喜爱荷,不仅喜爱她摇曳的风姿,更喜爱她同根同生,一路并肩互怜互爱的信念。

记得小时候,村子里唯一的池塘坐落在我家宅基地的东头,与菜园地毗邻,每逢春天,我便缠着母亲带我到菜园地翻土播种。玩着泥巴晒着太阳,浑身暖暖的,初春的气息蕴藏着泥土的味道,舒展的腰腿让很多无名的小花儿草儿拔节似的鲜活,我也褪去厚重的棉衣眼着鲜活。趁机还可以跑到池塘边,拿着棍子胡乱拍打水面,仔细辨认细波涟漪的水面上是否露出绿黄色的新芽。

池塘是我们小伙伴玩的主战场,整整一个夏季,池塘都是我们憩身之地。每年春天,我早早就开始关注那池塘,掌握池塘里的每一条信息,随时播报池塘里的变化。荷从什么时候开始冒出水面,这是我最热衷的信息,也是我年年最得意的“专利”,更是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有时为了信息的高精度,为了视线的清晰度,还会用水棍泥块赶走闲散的鸭鹅,有的鸭子扑棱棱地踏着水面奔跑,红红的脚掌像撕开的扇面忽闪忽闪的,长颈的鹅还时不时地扭头反击,朝我嘎嘎地抗议。

记得有一年,似乎春天来得比较迟,望着水面,我每天都在无望的期盼中等待,等待平静的水面有蜻蜓的连游、稚嫩的日落。可孩子的耐性终是不足,终于在一个炎热的傍晚,闷闷地回到家,不声也不响,晚饭也烦躁的,总是担心被冰水覆盖一冬的荷能否还

那些纷纷之物,先是大片雪花

然后是几只鸟翅,最后落下几片森林木树叶,树下戴口罩的年轻人推着行李箱,站在公交站台等车时刻表从没有准时过,他只需要静静地等待,等待身旁雪花化尽路灯渐次亮起,他摘掉口罩看见道路尽头驶来一辆公交车

礼堂上空的鸽子

礼堂屋脊上,站着一只白鸽子那是昨天早晨,它一动不动

残雪

灌木丛里的残雪,一点点化去斑斑与黯淡在翠绿的叶片下消失

如果看到海,请一定替我转告她我这里下雨了,我读的《叶芝诗选》里也是下雨,柯尔庄园的59只天鹅在雨中飞走得很快,靠窗的藤桌上32枚棋子,正吹着凉风淋着细雨它们有的一生,都没有跨过楚河半步更别说见到大海了,如果看到海请一定告诉我,我正像小卒子一样一步步向大海靠近,哦,还有钢琴上52个白键,36个黑键,在儿子的指尖下像轻轻舒卷的海浪,在见到大海之前我是靠这黑白琴键,来维持对大海的想象

夜晚散记

潮水旋转,当对面的木马按下停止键而海盜船启动时,垂柳却把一阵热风分解成广场上的鼓点,斑马线在夜间会悄悄站起来,像脊背发亮的斑马

高铁开进了油菜花地(外两首)

程东斌

高铁开进油菜花地时惊动了母亲母亲从花丛中一直起腰花田就长高了一些油菜花粉将母亲的一身青衣染得点点金黄母亲不识字,却参透了这来自田野的经文,或金粒的秘语母亲目送高铁驶向天际天际边,也有一片油菜花海开得如火如荼

父亲的扁担

父亲的扁担,两头窄,中间宽窄,悬起了重物 and 誓言宽,与脊骨结成近亲。人的肩膀上有两盏灯照亮前行的路,一盏是家里的灯一盏是国家的灯。挑担的父亲,常常换肩灯却从不会滑落,当两盏灯合二为一时父亲就是那根燃烧的灯芯了灯芯是窄的,窄到一根思念的银针光亮是宽的宽到灯塔之光恩赐的辽阔之境

柿子红了

柿子红了。遮风挡雨的叶子养肥了一簇簇火焰后,落满一地为我寻另一场火,流浪余生有根之火,不怕风,不怕雨,甚至不怕突降而至的鸟啄。被灼伤的鸟儿无法为远方的人送信——你家的柿子红了

柿子树与房子的大门对视柿子由青变红,春联由红变白不变的是那把铜质的铁锁咬住内心的黄片,紧绷的力量和风暴不时透出几句呢喃对话大门的柳柳抛来的诘问

村庄常有流浪汉路过,他们从不摘下红柿子。酸涩的鉴定师,清楚没有经过指纹认定的果子,依然酸涩柿子如灯,也无法诱惑他们他们从不缺乏灯盏,流浪天涯的人双唇矗立着永不熄灭的灯

一天夜里,一颗柿子掉下来,点燃了村庄前来救火的,依然是村庄的月亮



皋城初雪

丁瑞涵

落雪世间,格外宁静。雪花松软,薄凉无声。天地万物也仿佛销声匿迹于满目的纯白之中了。

新年初始,还未来得及将去年的日子好好整理收藏,时光的列车就已经飞驰过好几个日夜了。今年初雪降临,恰是皋城华灯初上、暮色温柔时刻。抬头仰望暖橘色的路灯,玉色的蝴蝶从夜空中蜂拥而来,忽然觉得玉宇纯澈,洪荒无涯,暮来朝去,窗间过马,人世真是匆匆。

雪是不用举着伞遮挡的,相比于雨,我更喜欢漫步在飘着雪的小道上。裹上一条毛茸茸的围巾,在无痕的雪地里踩出一个个脚印,落雪之后,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可爱极了,随手从路边抓取一团软绵绵的雪花,稍稍一用力便捏出一个嘎吱乱叫的雪团子,在温暖的掌心里慢慢融化,再顺着指缝流出来,有趣极了。走着走着,便有淡淡的冷香随着风钻入鼻腔,循香而去,纯白的梅花掩映在雪色之间,倒是不大分辨出来了。“写梅未必合时宜,莫怪花前落墨迟”,梅花、雪花总有一份孤傲与清凉与世间格格不入,而我却这般喜欢。

从小到大,冬天于我,最喜欢的事便是下雪。我到现在也记得学生时代里在雪地里摔的跤,和朋友们堆的胖雪人,一起打过的雪仗。那个时候,在落雪后的第二天清晨,地上的脚印很是稀少,路面结了冰之后便很容易滑倒。上学路上,得小心翼翼地踩着比较松软的雪堆,生怕一不小心便向后一仰坐倒在地。等到九、十点钟的时候,下课铃脆生生地响起,便能靠着窗向下看到白茫茫的操场上有一群人你追我赶,好不热闹。有一回,自己在雪地里摔了一跤,旁边的同伴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倒是忍不住笑出声来,总觉得下雪天里摔一跤,这个冬天就完整了。有时候,也会有人不怕冷,偷偷摸摸地捧着一团雪带回来,捏个小雪人放在课桌边上,或是悄悄地往别人的衣领里塞一颗小雪球。总而言之,下雪的时候总会发生几件趣事,教人念念不忘。

当然,雪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有趣,从前捧着书读到“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心里便无限向往。自古以来,雪在人们的心中都是一种浪漫意象,总是能激发艺术家们心中万千创作灵感。几日前读书,看到关于苏轼与密州的一番讨论,密州是多雪的,密州的冷冽与莽苍淡化了苏轼在杭州等地残留下来的脂肪气与悠游状态。

望着窗外的鹅毛大雪,回想刚刚过去的一年,便如同袁枚所写一般“倅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蟾灰丝时蒙卷轴”,心中难免自责不已。我常常在想,昨日相比今日,有何异同;去年较之今年,有何异同;今我与昔我,有何异同。时间过得真快,总会有人以“过来人”的立场告诉我,你会一年比一年更加觉得日子过得快。每一年的岁尾和年初,皋城几乎都会落一场雪,仿佛能提醒我,每一个新年,都如一张白纸,在又一个春天,等待我花团锦簇地描摹,不负韶华。

过去的一年里有成长,有遗憾,我依旧喜欢每一个选择而叠加累成的自己。男儿须展凌云志,免叫光阴付此生。伸手接住一片雪花,心中却有一泓春水汨汨奔流。春天又来了!